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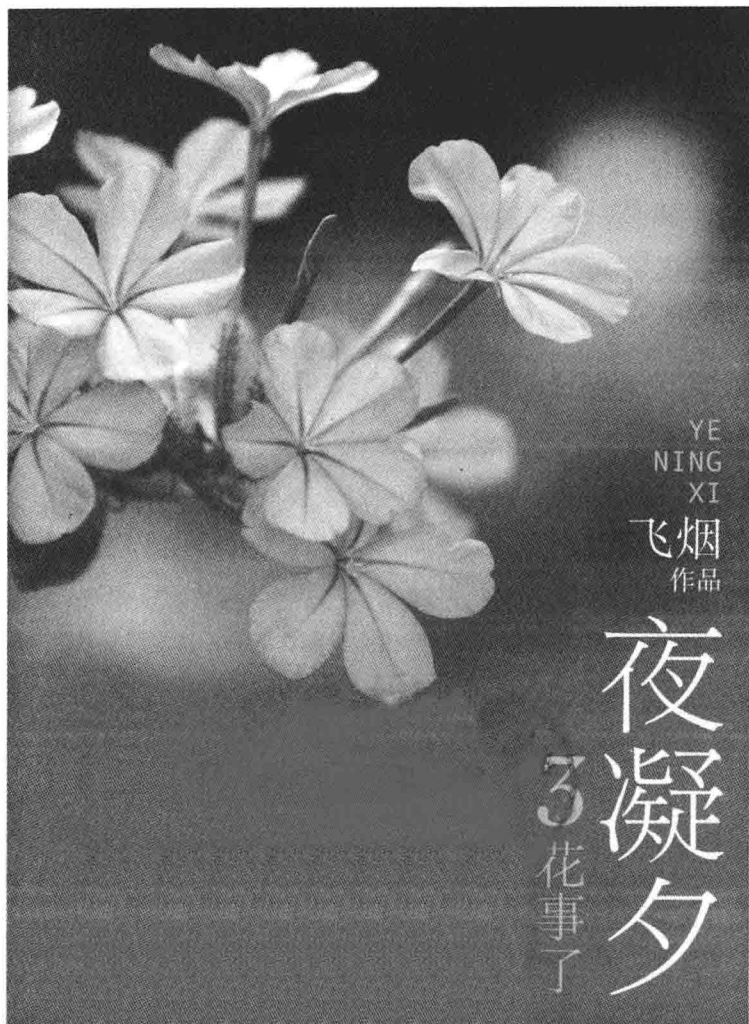
我怀疑，
我的人生里面，
唯一可以同你相遇的机会，
已经错过了。

YE
NING
XI
飞烟
作品

夜凝夕

那件事了





YE
NING
XI

飞烟
作品

夜凝夕

3
花事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凝夕. 3, 花事了 / 飞烟著. —南京: 江苏凤凰
文艺出版社, 2014
ISBN 978-7-5399-7495-8

I. ①夜… II. ①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33628号

书 名	夜凝夕. 3, 花事了
作 者	飞 烟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
选题 策 划	戚兆磊
责 任 编 辑	姚 丽
文 字 编 辑	戚兆磊
责 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	112千字
印 张	12
版 次	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7495-8
定 价	28.0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引 子

第一卷 花事了

第 一 章	005
第 二 章	014
第 三 章	026
第 四 章	036
第 五 章	045
第 六 章	061
第 七 章	081
第 八 章	094
第 九 章	103
第 十 章	108

第二卷 暖生香

引 子

第 一 章	119
第 二 章	123
第 三 章	127
第 四 章	132
第 五 章	135
第 六 章	140
第 七 章	144
第 八 章	148
第 九 章	152
第 十 章	156

3 夜凝夕 花事了

目 录
contents

夜凝夕

3 花事了

目 录
contents

第三卷 荼蘼白

第 一 章	165
第 二 章	171
第 三 章	176
第 四 章	181
后 记	187

引子

七十年前的人们已经逝去了。

七十年前的故事也说完了。

七十年前的月亮还是一样的圆。

七十年前的黄浦江依旧奔腾不息。

昔日的霞飞路，而今的淮海路，改变的是名称，不变的是风情。那从容的气度、闪亮的名字，留给世人的是挥之不去的遐想和记忆。

那些活在烽火硝烟里的人们，时间的洪流早已冲走了他们的追求和付出，隐忍和缄默，痛苦和不平。

唯有硝烟下弥留的只言片语，暗暗传诵着属于他们的传奇。

而今的上海，或许是历史背景使然，纵然千般繁华，万种风情，依然是一个充满伤感的城市。

仿佛一个阅尽世间沧桑的绝色女子，在万盏灯光的夜晚，点燃一支香烟，透过缭绕的烟雾，静静看着早已与己无关的众生百态。浮华的背后，是说不尽的怅然孤寂。

我固执地再次选择上海做这个故事的背景，因为这是一个太过漂亮的故事，大约悲凉的故事总是带着惹人心疼的美丽。

七十年前的人们，爱得刻骨而艰辛，却终究输给了命运。

七十年后的人们，爱得浮躁而肆意，便注定输给了自己。

是谁告诉我，这是一个张开双腿比张开怀抱容易的年代？

是谁在风中叹息，寂寞城池，浮华都市，混凝土坚硬，人心脆弱，街市繁华，灵魂空虚？

两个人的血泪史，一段红尘未了情，守望半生的孤寂，只为你……

第一卷

花事了

第一章

筱乔

2007年3月2日 天气 小雨

今天，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。

高级法院终审判决，确定了父亲的死刑。听到法官宣判的那一刻，我的心情是异样的轻松。

我看着父亲的脸，晦涩而苍老，双眼黯淡无光，仿佛整个世界在那一刻死掉了。

我的想法在别人眼里或许是一种不孝，可是我真的觉得，于他可以轻松了。悬在心中的一块大石终于可以放下，一切都已尘埃落定。

狱警将他押走的那一刻，他回过头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只是一眼，什么都没说。我坐在那里，静静地望着他，也什么都没说，甚至没动，没哭。

我不知道他是否失望，来听审的观众是否失望，来捕捉新闻的记者是否失望。

我顾不了那么多人的感受，也做不出别人期待的表情。我只想静静地坐在那里，看着那些象征正义的执法者，大义凛然地将父亲带走，将我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带走。

然后，我站起身，在一片质疑的目光中离开，去做我应该做的事。

我没有开车，家里所有的车已经被检察机关查收了。我坐公共汽车回家，上车之后发现没有座位，我只有站着。

窗外细雨蒙蒙，川流不息的街道，来来往往的路人行色匆匆。

车子从淮海路沿街而行，繁华的街景经久不变，有一种让人恐慌的美。石头森林掩藏了欲望，糜烂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渐渐蔓延，一直延伸到光明所在的每一个地方。

我闭上眼睛，世界没变，我的悲伤改变不了世界，那么，何必在意我是否悲伤？

这个世界以它本来的规律如常运转，这就够了……

筱乔

2007年4月3日 天气 晴

从别墅搬出来已经一个月，我用手里仅有的属于自己的存款，在上海东路与清和北街交汇处租了一间小小的平房。

这里本是一片低洼地，房子是二十年前这里的居民自己盖的自建房。房屋结构老旧，没有客厅、厨房、卧室之分，而且不带厕所。经过二十年的风雨飘摇，这片居住区早变得阴暗潮湿，破烂不堪。住在这里的人们，都绝望地叫它“贫民窟”。

但是我很满足，因为终于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，而且，它真的很便宜。

我也很庆幸，自己没有像其他富家千金那样完全不事劳作。这些钱，是我上大学时偷偷给别人做家教赚来的，所以，它们是干净的。

现世安稳，岁月静好，一切如旧。

唯一不顺利的是，我一直找不到工作。

这真的出乎我的意料。虽然我没什么工作经验，可是，到底也是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的。在办公室做个小白领，还是绰绰有余。

可事实证明，我错了。

不是我不能胜任，而是没人愿意用我，或者说，没有人敢用我。

这个城市所有的公司似乎联合起来，像说好的一样，用各种不同的理由拒绝我。换句话说，我被他们联手封杀了。

我想，他们不用我不是因为我有一个因贪污而入狱的父亲，而是因为他。

我大学相恋了四年的男友，后来差一点成为我的未婚夫，现在，最痛恨我的男人——倪曜。

他恨我的理由很简单，也很合乎情理，让我连反驳的机会都没有。

因为我违背了我们当年的山盟海誓，在最不应该离开他的时候，离他而去……

倪曜

2007年4月5日 天气 阴雨绵绵

今年的春雨来得很急，仿佛一夜之间，整个城市都潮湿了。

今天，是我和妻子结婚一周年的日子，她兴致勃勃地提出去帝都酒店庆祝。天气不好，我有些意兴阑珊。

不过，还是去了。毕竟，我能东山再起也多亏了她父亲的帮助，所以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。

下车之后，妻子像只依人的小鸟靠在我怀里，我深情款款地揽着她的腰。我是明白人，逢场岂能不作戏……

可是没想到，竟然在帝都酒店的门口，看到了曾经相恋四年的女友，差一点做了我的未婚妻，我今生今世最痛恨、最不甘的女人——黎筱乔。

我恨她的理由很简单，也很合乎情理，让她连反驳的机会都没有。

因为，她违背了我们当年的山盟海誓，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，离我而去……

隔着稀疏的雨幕，我看见苍白瘦弱的她，穿着酒店的工作服，站在大堂的门口，迎来送往，嘴角挂着职业性的微笑，目光安然而平静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竟然觉得眼眶发热，心脏控制不住地狂跳起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身边的妻子问我

“没什么。”我应了一句，将她搂得更紧，神色冷峻。

她看到我，一下愣住，慌乱地垂下眼，身子弯成了九十度，“欢迎光临，倪先生，倪太太。”

离近看她，才发现她瘦了很多，尖细的下巴仿佛可以割裂汽车玻璃。雨珠挂在发梢，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。

我在心里冷笑，现在的她一无所有，贫穷得可怜。对于这种爱慕虚荣，见利忘义的女人，这无疑是最好的下场。

晚餐很愉快，妻子千娇百媚，竭尽全力地哄我开心。

我透过落地窗，向下俯瞰城市的街景，望进满眼的绿灯红霓。上海真的很美，从这个角度看就更美。

坐在帝都酒店大厦的最顶层，怀抱柔媚的妻子，我对自己说：我很满足，真的很满足。

离开帝都酒店的时候，已经是夜里十一点，她仍站在那里。雨未停，风很冷，她站在风雨中像春天的飞絮，飘摇无依。

司机把车开到帝都酒店的门口，她低着头为我们拉开车门，还是那副谦卑恭谨的表情，“倪先生，倪太太，慢走，欢迎下次光临。”

我没看她，仿佛她是一颗玷污城市的沙砾，渺小而肮脏，不值得我看一眼。

当天夜里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和一个人躺在一片翠绿的草地上，芳草斜阳，柳色青青。

我撑起手臂看着这个人的眼睛，她对我甜甜地笑。清亮的瞳仁映出我的影子，我就这样沉溺在那一双盈盈剪水里。

我俯首亲吻她柔嫩的嘴唇，痴醉沉迷，情不自禁。我渴望得到更多，她整个人，整个身体，整个灵魂，我的！全是我的！

倏地睁开眼，看到黑漆漆的天花板，原来只是一场春梦。

弄醒熟睡的妻子，她睡眼惺忪地看着我，还是那副柔媚的模样。

有些粗鲁地剥掉她的睡衣……

妻子短促而痛楚地叫了一声，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肩膀。我用力掰开她的腿，五脏六腑像被火舌席卷，眼前的一切全都变成了那个女人的眼睛，耳边回荡的全是她的笑声。

为什么？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离我而去，我像个傻瓜一样苦苦哀求，得到

的却是你跟别人订婚的消息？

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恨不得杀了你。黎筱乔，你听到了吗？我恨你！

我狠狠地压着身下的女人，早已忘记了她是谁。

“轻……轻一点，不行了……真的不行了。”身下的女人抽噎起来，我骤然清醒。

有些内疚地抽身出来，安抚似的拍了拍妻子赤裸的背。她委屈得像个孩子，又哭了几声，就翻身睡去了。

我替她盖好被子，揉了揉她的头发，在她的额头上印下轻轻的一吻。看她睡熟了，我走进了浴室，去解决没有完全释放的欲望。

没有开热水，任冰冷的水从头浇下。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就浮现出筱乔慌乱的眼神，尖尖的下巴，发梢的水珠，风雨中颤抖的身体。

手在快速套弄着，我在对她无耻的意淫中，得到那期盼已久的，卑微的高潮。

欲望攀上顶峰的那一刻，我知道，我只想哭……

筱乔

2007年5月1日 天气 碧空如洗

今天是五一长假的第一天，可惜，别人可以休息，我还要工作。为祁沐风工作，他是我的老板，也是盛宇集团的总裁，帝都酒店只是他众多产业中的一项。

说真的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用我，虽然他名义上是我的未婚夫，不过那只是父亲一手促成的政治联姻。

我们见面的次数寥寥无几，根本没什么情意可言。而那充满铜臭味的一纸婚约也早已随着父亲的银铛入狱，而名存实亡。

不过，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，我都要感谢他。如果不是他给了我这份工作，我想我早晚会露宿街头。

火树银花不夜天，正是帝都酒店此时的写照。

假期的第一天，上海有钱有身份有地位的名流绅士，富豪贵贾，都会到这

座位于浦东新区的顶级酒店消遣。

经常出入帝都酒店的，大多是些旧相识。年纪大些的，大多是父亲在位时的朋友。而那些年轻的青年才俊，有些曾是我过去的朋友，还有一些，曾做过我的裙下之臣。

当年追求我的人很多，倒不是因为我有美。而是当年的父亲，权可遮天。

现在看到我，稍好一点，点头寒暄几句，但更多的是视而不见。

世态炎凉，人情冷暖，我早已看淡。习惯了世人的冷漠，便没有必要觉得难过，更不需要觉得难堪。

一辆银白色的奔驰缓缓开进了我的视野，我感到自己的手在发抖。那辆车我认识，车的主人我更熟悉。

车在我面前停了下来，我不敢怠慢，快步走过去，拉开车门，职业性地低眉顺目，“欢迎光临，倪先生。”

他慢慢地探出身，目光深沉，姿态优雅，高贵得像个帝王。

我下意识地把自己缩到一边，心也抖成了一团。他没有看我一眼，径直走了进去。

我偷偷地松了口气，抬头看着那辽远的天空，高高的楼宇淹没在墨蓝色的夜空里，这个世界是如此繁华壮丽，而我，只是颗小小的沙。

那么，此刻高高在上的你，是不是在上面俯视着渺小的我呢？

因为倪曜在上面，所以我一直很恍惚，恍惚到替客人关车门的时候，夹到了手指。

我敲打着车窗，可是车主已经有了几分醉意，没有注意到我。车很快开了出去，带着我的一片指甲。

我眼前一黑，差点昏过去。

然后，我只有握着鲜血淋漓的手，去和经理商量，提前下班。

经理看着我的手，皱了皱眉头，告诉我可以早退，可是钱要照扣。我没有办法，只得认命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买了一些红药水和纱布，打算回去自己包一包算了。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有些人是没有资格生病的，那是一种太奢侈的享受了。

走到家门口，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在我家门口徘徊。

“小米？”我惊讶，她怎么会在这里的？

她先是一愣，接着飞奔过来，紧紧抱着我，“没良心的死丫头，总算找到你了。”

我用受伤的手，紧紧抱着小米，我在这世上唯一的朋友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那一刻，真的，我只想哭。

小米一边对着我的手指呵气，一边用药水为我擦洗伤口，她很轻很小心，可我还是疼得直冒冷汗。

“怎么样？很疼吗？”她问。

“不疼……”我对她笑笑。

她一下哭了，哽咽着说：“都这样了还说不疼，你怎么总是这样？什么都自己扛着……”

我慌了，手忙脚乱地给她擦眼泪，“别哭啊，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？”

“你搬家都不告诉我，万一我找不到你怎么办？万一你死了怎么办？”

听到那个“死”字，我所有的表情都僵在了脸上。小米也愣住了，然后抱着我，又大声哭了起来。

我轻轻地拍着她的背，像在安抚一个孩子，一个被死亡吓坏的孩子。

“小米，你看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死，与其活到鹤发鸡皮，我宁愿在最美丽的时候死去。这不是一种不幸，而是一种恩赐。而且……”我忽然欣慰地笑了笑，“我现在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，死了，就有地方去了。再也不用为生计发愁，这不是件坏事。对不对？”

她不说话，只是抱着我，紧紧地抱着我，好像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跟大人走失的孩子一样。

我把额头搭在她微微颤抖的肩膀上，轻轻地笑着。

小米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其实是有那么一些人，也总有那么一些人，总会有某种原因，死了，是要比活着幸福的……

所以，你不要为我难过，真的不必为我难过。

筱乔

2007年5月13日 天气 晴转多云

这些日子我很快乐，生活依然清苦，不过小米经常来看我。有了她的陪伴，生活一下变得阳光起来。

今天，她来我租的房子，帮我收拾那些从别墅带出来的杂物。没想到，竟然在那本《挪威的森林》中，翻出了那张失踪了很久，当年曾被外婆和妈妈视作珍宝的照片。

小米拿着泛黄的照片啧啧称奇，说没想到七十年前拍的照片，竟然还能保存得这么好。

我心里涌起一阵感慨，想当年为了这张照片，外婆的父亲，一个久经沙场铁骨铮铮的军人，在那个黑白颠倒，群魔乱舞的非常年代，受尽种种非难。他去世之后，这张照片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。

外婆在临终前将它留给了妈妈，对于照片的掌故却只字未提。虽然照片里的故事已经成了一个永久的秘密，照片的颜色已经被岁月的风沙磨得暗淡，可是妈妈也同外婆一样将它如珠如宝一般地珍惜。

因为外婆说，这张照片里的英魂，会保佑每一对真心相爱的恋人，如童话的结尾一般，携手共看夕阳，天荒地老。

我将外婆的话说给倪曜听，他笑我太迷信，说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因果轮回这种事，该少了多少无辜枉死的冤魂。

他就是这样的人，没有任何信仰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他只相信他自己。

不过这一次他没有说错，这张照片没有保护好母亲的爱情和婚姻，她比这张照片更早地凋零了。

“上面穿旗袍的女人好漂亮，她是谁？你外婆吗？”小米问。

我笑她时间概念混乱：“这如果是我外婆，她如果活着应该快一百岁了，那我现在起码应该有四十岁才对。这是我外婆的妈妈，我的太外婆。”

小米点点头：“难怪你和你妈妈都是美人，原来是你们家基因好。后面这个人是谁？你外婆的父亲？好帅啊。”

照片上的男人的确很英俊，即使隔着七十年的岁月鸿沟，也无法抹杀他浑